

國家用兵十數年海內騷動迫今生民未休息者寔
由議政之臣首以勦捕而失人心終以招降而緩天
討故也蓋必於勦捕則脅從者無以自新委於招降
則怙終者無所警懼無以自新故人畏罪而志益堅
無所警懼故人玩法而惡益肆比年以來朝廷雖已
察緩始之非而更令招捕矣然而兵連禍結猶未盡
戢者招其所當捕捕其所當招是非混淆懲勸失實
所以毒流天下如火燎原愈撲而愈熾如水決下愈
塞而愈橫也况七閩去王畿益遠暴將貪兵毒甚狼
虎其魚爛而禽獮者未必皆所當捕姦民黠胥乘間

負險張旗鼓以脅取爵位據租稅者未必皆所當招
是以藩屏之任恒難其人而幕府之職亦不易其選
也都事張君子固之分幕建安也外危於強寇四面
之圍內窘於將帥叵測之患且城中兵寡食盡變在
旦夕而子固周旋委曲勸獎餉資使二叅政能一心
諸將校無異志且招且捕莫不各當其情卒致累卵
之城安如磐石而七閩郡縣亦賴以無虞者謂非幕
府之賢可乎雖然專斧鉞而柄殺生者其功易定籌
策而權可否者其事難子固以一人之知而行於千
萬人之中以一人之謀而出於千萬人之上不賢而
能之乎子固贊佐之功大夫士旣詩以詠歌之吾友
揭伯防葛元喆又皆爲之序矣予姑即招捕之失書
于左方

燕集滄浪亭詩序

至正辛丑秋八月八日三山書院山長朱堂來告曰
明日丁亥將舍奠于先聖廟請以是日昧爽行禮諸
生有進而前者曰書院在城西門外春秋祀日有司
率不共事儀文簡畧弗中令式先生國子師又以尚
書使南方當祗謁郡學不宜拜書院予謂學院皆所
以崇報也惟敬之存即神所在顧何擇哉且目校者

方東帶趨事上官苟免訶詈又何暇知文事重輕耶
於是廣信程伯來濮陽吳維清宜陽夏鼎諸生劉中
節桓邊定相率謁拜于燕居之庭比至則建安江晃
睢陽趙宗澤上饒張裴郡土周旭與執事者已儒服
序立聽位及入就拜升降進退酌灌興伏莫不肅恭
竣事迺退坐滄浪亭上壺觴既陳籩豆維旅賓主獻
酬小大秩然允山雲吞吐水波蕩漾淵魚沙鳥之飛
潛樵唱漁歌之互答皆若有以助予之樂者諸生復
欣然舉酒曰昔者守吏徒委事山長山長分微又無
以任使令者故儀文遂簡畧今人人既得各共迺職

矣且郡學日出後大府方列庭下拜即起坐廟門內
及有司行三獻禮畢則已辰巳故徃徃弗中令式今
又得以時即事矣先生所以惠教諸生者抑何厚哉
况當干戈搶攘之際辱有觴豆優游之樂詠歌涼風
庶幾舞雩其可無一言以紀今日之會乎予曰甚幸
遂合在坐之士凡廿人以韋應物齋舍無餘物陶器
與單衾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分韻各賦五
言古詩一首而予得滿字云

春日玄沙寺小集序

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廿六日宣政院使廉公公亮

崇酒載肴同治書李公景儀翰林經歷荅祿君道夫
行軍司馬海君清溪遊玄沙且邀予於城西之香巖
寺是日也氣和景舒生物皆遂花明草縹禽鳥下上
予因緩轡田間轉入林塢裴回吟咏不忍遽行及至
則四君子已坐久飲酣移席於見山之堂矣既見則
皆執酒歡迎互相酬酢廉公數起舞放浪諧謔李公
援筆賦詩佳句捷出時亦有盤薄推敲之狀道夫設
險語操越音問禪於巖石師師拱默卒無所荅清溪
雖莊重自持聞道夫言輒大笑予素不善飲至此亦
不覺傾歎傲兀爲之抵掌頓足焉日莫將散迺執盞

斂容而相告曰方今寬詔屢下四方克頑猶未率服
且七閩之境警報時至而吾輩數人果何暇於杯勺
間哉蓋或召或遷或以使畢將歸治法征謀無所事
事故得從容以相追逐以遣其羈旅怫鬱之懷然而
謝太傅之於東山王右軍之於蘭亭非真欲縱情丘
壑泉石而已也夫示間暇於槍擿之際寓逸豫於艱
難之時其於人心世道亦豈無潛孚而默感者乎他
日當有以鮮吾人之意者矣迺相率以杜工部心清
聞妙香之句分韻各賦五言詩一首而予爲之序

晨起夜坐詩後序

予所居香嚴寺當山門外有古樟盤踞迫傍大可百圍相傳爲隋唐間物其根魁然突出者右磐石平布可列坐十許人樹南有小石橋橋傍兩闌衡廣亦可坐五六人新夕輒與諸生出坐樹下客有程伯來吳志夫張仲純亦時來相與憇息焉樹雖甚大而輪囷擁腫中空液楠不中繩墨其枝柯亦卷曲充缺摧朽無所用獨其粵枿條達旁出蒼翠鬱鬱陰翳猶可蔽百餘步遇風從山下回注盪激則蹄股交感鼻口怒號喁然干然與橋下水聲相觸澗澗然若少詭波譎而蛟龍神之也予嘗賦晨起夜坐一詩以寫其幽深

瑰奇之遇笑伯來間顧予曰是若無所用者子何待焉而愛之甚也予笑曰樹在官道傍得不辱於斧斤以幸全其大者非以其材之無所用耶以其無所用而人因得以蔭以息且耳其聲以爲笙竽然則果爲無用與果爲有用與今吾數人者盤薄偃蹇以自鳴其鳴又果異於是與伯來曰有是哉其於地則不輒於人則木鷄於才則檠株樞是名杜德機德機爲道樞道樞爲天下谷谷則神矣非無欲者不能觀其妙請書以爲序

送謝元功東歸序

至正十九年春正月予自政府退坐吳山之仰高亭
客有竹冠芒屨衣不掩胷直前長揖而問曰遊先生
之門者亦嘗有瑰偉倜儻拔出之士乎予愕未荅而
心固已竒之矣既坐意氣軒軒然愈若自得問之則
上虞人謝姪肅名而字元功也居亡何予奉詔漕閩
廣粟當泛舟大瀛海予笑語元功尚能從吾遊乎曰
大丈夫觸蛟龍犯風濤如行衽席上况南颿踔順一
息萬里哉遂同載至海昌屬海上多警因留居州之
北郊且六月矣元功日執經問難上手低面翹翹
無違禮凡一詩之出一文之就與之折衷論議必當

於理迺已有不當則赤面汗背若抱大慙遑遑焉廢
寢與食一日從予步出東海上元功執策而跪進之
予謝不可則拱立道左執弟子禮益恭夫元功方軒
軒負氣一旦欽退若此於是知元功果竒士也少間
慨然曰肅始辭吾母而西遊自謂一見丞相白事可
以休兵息民以安東諸侯今不遇猶望歲大比一薦
於有司因之待詔金馬條策大廷揚英吐竒爲國大
利又不遇比雖幸察薦於御史執政者皆非吾之志
也不意得拜先生依光道德刮削摛擢以爲文章自
顧其中之所得充乎其有餘雖不遇猶遇也縱遇其

得醜多於不遇乎肅歸有以見吾毋矣請辭先生以
東予固留之不得迺載肴崇酒而酌之曰士君子生
於斯世也讀萬卷書駕萬里車將以廣吾業行吾志
也然其出也必以時其進也必以道出非其時而進
非其道雖位食五鼎身縮六印其天爵之貴蓋無幾
矣元功一不遇於丞相再不遇於有司又不屑屑於
御史執政之察薦翩然而起浩然而歸若生駒健鵠
不可控搏豈不真奇士也哉今元功之歸其鄉也於
山則有兩眺四明百樓五癸蘿崑金壘於水則有曹
江王帶夏蓋白馬其於人也政事則朱雋孟嘗文學
則王充魏朗邯鄲淳蔡邕諸虞德望則謝安王羲之
忠義則李光劉漢彌孝行則曹娥朱娥僊人則魏伯
陽劉綱其他才知行能之士固不可以一二數也且
地氣完密而淳厚多古先聖王之遺跡泛虞江而感
重華陶漁耕稼之利登禹峰而思玉帛萬國之同近
不出乎百里間而上下數千載可一覽而得又何必
足跡徧寰宇哉况韜晦以俟時優游以養老尤君子
所當慎重乎昔在虞夏之世有君疇務光者不臣於
天子不友於諸侯不出則已出則必爲帝者師在商
周之世有伊尹太公望者躬耕畝漁釣水濱非天

子致敬盡禮不輕於自用用則澤及四海功流萬世
此其人皆傲視宇宙齊光日月豈肯降志辱身以就
一切功名耶及道與時行則天下之重任自有不得
而辭者元功亦嘗抱膝以慨想高風善政於百世之
上乎吾知元功翩然之起浩然之歸庶幾有見於此
者不然出則爲操瑟齊門處則爲終南捷徑於道於
時果何如也元功不以此而易彼吾將見千駟之乘
萬鎰之金交聘於越東之野矣然則今日之遇豈少
於向之不遇哉予雖老尚有望焉遂序以別

送趙木仲東歸序

末嘉趙木仲故宋宗王諸孫美鬚髯個儻負氣與人
交一不合即赭容怒去獨從見山葉先生游晁久葉
之學出於綱室梅先生梅之學出於北山何先生而
何寔本於紫陽朱夫子故其所得具有師法嘗以易
詩教授荆揚間從之者甚衆或勸之仕輒笑不答未
幾河南舉起王師徂征木仲幡然起曰吾尚能坐視
生民塗炭乎遂扣軍門手畫十餘策主將奇之而不
能用木仲裂策投地曰是齷齪無能爲者不去將及
於禍急絕江南還所過諸將莫不奔走迎謁開肆設
座北面師事之凡用其策多奇勝御史卽使者數論

其有文武材宜用如詔書事上丞相府超僉浙東宣
慰司副都元帥兼治縣慈溪大夫士爭走賀之木仲
桓掌大笑曰諸君以吾得一官爲榮耶吾即榮一官
當國家治平時視軒冕富貴猶且泥塗而土苴之况
今昨隸廝役皆得取亨爵厚祿馳聘車馬以相雄長
曾謂趙木仲辱與若等伍耶吾將棹鯨海之月攬鴈
山之雲濯纓長流掛巾絕壁與高人隱士箕踞放浪
以養吾胷中之浩浩以俟夫朝廷治化之清顧不偉
歟吾誠不忍以七尺之軀狗斗升之粟糾纏膠擾於
是非榮辱場也於是大夫士咸知木仲之出非爲身
謀退非果於忘世相與酌酒賦詩送之浙江之上酒
酣詩成悲歌慷慨衆賓屬予序以別

送金仲達御史序

國家以豐爵厚祿網羅天下才俊其途固不一而得
士之盛則莫成均若也至元大德之間秉鈞軸握樞
機卓焉以功業自任者不可勝道况自皇慶延祐以
來大開文治群材輻湊其得士之盛何如哉至正中
予爲司業一載每見諸生升降揖讓之次講道論德
之餘或雍容溫雅粹如圭璧或磊落瑰偉燦若珠璣
或迭宕奔逸若神駒脫轅不可羈絡或英厲奮發若

鷹鷂鷲鳥橫飛疾擊凌霄漢薄四海而莫之能控焉
者固已自竒而心許之十數年來盤薄江海諸生之
動靜邈不相聞然未嘗一日忘于懷也去年冬奉詔
董漕閩南道過餘姚適驛報御史至名聲籍甚問之
諸生亦不刺金仲達也未幾予至三山明年春仲達
亦來始得相與道故舊審出處迺知向之所與遊者
皆歷華要登臺閣赫然爲時名臣仲達學贍而才富
貌溫而氣剛砥節礪行尤自樹立如予前所論者蓋
兼有之方今海內多故干戈未息東南諸郡遠在海
隅凡軍政之不脩官刑之或闕吏弊之太甚民病之
已革大姦大慝之未去御史皆得而按之然數者之
失其來久矣非可以一旦威制而力勝之也其亦周
旋咨詢宣道上意使人人知尊君事長之道先義而
後利徇公而忘私則三軍之於將帥如手足之捍頭
目庶民之於官府如子弟之趨父兄善者知勸惡者
有懲矣仲達其亦勉旃予雖老至元大德之治尚有
望於諸君焉

送鄭居貞之建安序

夫君子之進於學也必慎其擇專其志厲其行持之
久積之深養之厚然後義精仁熟幾應於中而處天

下之事不難矣新安鄭生居貞從予遊者再期每有問焉未嘗不卽是以爲教而生猶若有疑焉於其別復申之曰子亦觀於舟乎其膠也前不能以尺寸及水至風順踔千里在瞬息車之尼也鞭箠泥淖終日疲於跬步及走康莊注峻坂雖雷轉飈驅不足以喻其快豈惟舟車哉弓之張也矢之激也戶之運也橐之鼓也水之決也火之燎也鳥之遇順而魚之縱壑也此其神妙不測何如耶是必有其幾矣幾應於中而事物之來如持衡懸鑑隨其長短輕重小大妍蚩無不各當其情而養親事君居家治民之道舉不外

乎是矣然擇之不慎則邪說足以干正志之不專則事或分於外誘行之不厲則往往一篲而虧半途而畫又烏能進於聖賢之域哉就有所進則亦安於一才一藝之成徃於一善一長之得而非明體達用之學也居貞厚養而深積持之且久庶幾義精仁熟隨其所遇見之無疑而用之有餘矣所謂舟車也弓矢也戶運而橐鼓也火水與魚鳥也其幾一動蓋有浩乎其不能禦者卽欲自己得乎雖然予言止是矣生今往建安建安朱子之國斯道之統寄焉休風善教必有存乎人者生更有得則還以告我

送劉中守僉事還京師序

予聞天於瑰偉卓犖峻特之士必有所抑遏摧沮頓挫而後志專學力奮焉有爲以大其業而張其名不然其志不專其學不力雖有瑰偉卓犖峻特之士業不大名不張也西夏劉君中守以善書與脩經世大典由郡文學辟東曹掾累官宣文閣博士工部員外郎比年四方兵起天子以閩海道遠守吏失職遣君浮海持節僉廉訪司事旣至行按建寧邵武二郡時二郡大盜壓境民方苦暴斂君所過召父老烈問疾苦布宣德意至爲之感泣然君性外慈內剛有不正

輒攘臂挺起正言不顧用是多與人齟齬不合久之竟以言去君闔門愈自刻厲讀書寤日夜不已興至即賦詩寫字或援筆畫山水意趣天出雖疏食屢空泊如也若是則中守得以專志力學於抑遏摧沮頓挫之餘矣天果以是大其業張其名耶夫克敵之將每勝於幾危狗國之忠恒信於孤憤故善學之士亦往往得於困心衡慮焉然非確然有以見天下之理即其所遇而無不安者能爾乎吾於是益知君之果爲瑰偉卓犖峻特之士矣今復將涉鯨海之濤酌燕山之月以遊于京師其必有所遇也哉於其行序以

別

送許存衷赴漳浦縣尹序

往予在史館與應奉程以文交最善一日以文以客來謁曰此漳南士許存衷慷慨負氣讀書知古今善騎射李至甫反南勝守吏多望風遁去將帥擁兵不進存衷率其鄉義士數百人導官軍直前大呼連奪其數砦賊勢不支以功巡檢定南今受命南歸願得一言以贈予作律詩一章遺之後數年代祠漳南詢其人不得又二年廉問閩海求之又不得今年分部三山存衷始以向所遺詩謁問語及京師故事恍然

如夢覺而醉醒也存衷豐頤美髯沈毅有謀因薦之經畧李公俾令漳浦將別復求所以相其行者予聞漳在閩粵極南漳浦又漳之南山谷阻深民獠雜處比年強橫繕甲兵擬租稅與吏抗吏既不禁反相爲爲漁獵子家龍谿漳人也令漳浦又漳屬也固爲難治矣然而民情物理子所周知飢渴之餘易爲飲食子能以向者勇義卻賊之心爲今日施惠保民之政處之以廉賦之以均燭之以明撫之以寬而又將之以不欺行之以無倦則民有不被其澤者乎古者治郡曰牧治縣曰宰牧若童豎於牛羊飲齧卧起隨其

所適字若慈毋於赤子癢痲疾痛同出一體蓋令視守尤近民也子果爾漳民雖強橫其敢不率令治乎

送朱元賓赴南靖縣尹序

君子之用世得百里之國而治之使其民出租稅勑後作以供公上而無愁苦嘆息之聲亦可謂賢大夫矣况處炎荒萬里之外其治理卓然有譽於人哉與化縣尹朱君元賓調官南靖將戒行凡交於元賓者皆謂南靖在漳南一百二十里自李志甫魏梅壽相繼反其民習戰鬪操強弓毒矢出沒山谷無時尤難治况比年強暴各以力雄鄉里少不合意輒嘯呼殺

人縣令莫之誰何元賓豈宜輕身入其地耶予曰元賓之贊番易也長吏稱其能幕府服其行士民懷其惠其在興化興化之人莫不父母而神明之去之日老幼攀號擁馬不得行部使者課治行爲閩海縣令第一向予分部重漕以亭民歲給工直恒半入奸吏橐白金數千鎰俾元賓往給之元賓至則躬詣諸場雖一錢必手授飢則出粟餌取水咽之去場民嘆曰我等煎益老矣今日迺盡得官本雖勞無怨也元賓之才若此南靖雖難治吾知賢大夫施於政者恢恢乎有餘刃矣雖然民猶魚也水清而魚不撓則魚得

遂其性元賓亦不撓其民使皆如魚之在水且將于
于而來輸租稅服役作更相勸告以保其子孫全其
生理之不暇又肯操弓矢出沒殺人以違縣令教乎
近制縣令以治行聞者輒拜御史元賓將被顯擢矣
宜速行無惑

送程終吉還南臺序

世祖皇帝統一萬方既立御史臺以正綱紀又置兩
行臺以分總其治而在江之南四省十道惟湖廣所
部去王畿萬里近雜大理烏蒙白霄谿洞諸蠻外與
交趾九真日南番邦相屬其人輕獷好鬪苟委仕一

失當則悖亂蠱起朝廷每三歲一遣使者即其地與
藩臣課吏殿最而上下其秩仍分遣南御史一人臨
蒞之所以嚴黜陟示懲勸也此年兵興道梗使者之
至又闕焉至正二十年天子思念遠人又惟荼毒求
賢守令撫安之迺詔使如故而御史之選寔當月君
德明御史曰吾職也不敢以地遠辭然非有良佐史
不可迺選於衆而得程君終吉終吉以經學傳律令
檄即下慨然曰吾得與御史持節駕艤衝涉萬里鯨
濤以望三韓之國臨百粵之墟然後踰嶺嶠上衡嶽
浮沅湘以宣王命而揚風紀之威顧不偉歟既至閩

廣之交山夷島寇連絡海上出沒巨測數進而不可
得則又曰吾聞大夫出疆得專命况御史哉湖湘雖
未能卒至其他背法傷理以毒吾民者多矣獨不能
盡吾言以伸鬱鬱無聊者乎於是即所聞見輒白御
史戢貪暴植良善凡有利于民者莫不殫力竭慮務
於必行閩以南大夫士咸曰賢哉史也吏中外者皆
斯人若風紀有不振揚者乎遂相率歌詩以餞而徵
序於予予謂惟仁人而後得好惡之正或反其所欲
以拂其性雖脅之嚴威而民不從終吉何以使斯民
惓惓不忘若此乎是蓋能得好惡之正矣詩曰心乎

愛矣遐不謂矣吾於終吉三誦焉

送周克復歸省序

番禺周克復故贈翰林侍讀學士蘭屋先生之孫今
江浙行省左丞伯溫父子也克復由國子生給事
江西省以湓城錄事從楊將軍戰毗陵有功判建寧
府府當江東西之衝控扼兩關與賊連歲接戰克復
主運餉不絕及幽城兩月克復又分守建安門一日
礮着首腦裂血被面死昇歸踰時迺甦賊旣退衆皆
以次受賞克復獨謝去省其親於江浙道出三山謁
予城西香嚴寓舍予與伯溫生同年居同里仕同朝

而侍讀公又與先學士交誼甚厚於克復行其能已於言乎夫士大夫之所以異於人而重於天下者道德文學功名其次也不以道德文學自勉而徒取功名猶爲不可况齷齪求富貴者哉比年海內多故廝殺人服阿錫珠璣騎嚙膝從駢骨弩矢握刀以相雄長者踵相接克復世家子迺欲以其所不能者與若曹爭能歛面低首蒲伏承順以出其下風其輕重得失果何如也今克復能於此時慷慨自退以歸壽其親亦庶幾不爲富貴功名所搖動矣雖然富貴功名在乎天道德文學由乎已勉其在已者以俟其在天者斯古之士所以卓然超出乎千萬人之上而傳之千萬世之後也克復其亦思所以異於人而重於天下者哉

送蔣廷學調江浙省掾序

昆陵蔣廷學以恭慎薦行婚于錢唐管左丞之門左丞諸孫叔堅赴福建行省理問官廷學從以行因得給事大府明年叔堅擢員外郎廷學遂使于朝以浮海功主簿興化之僭遊縣又明年叔堅拜南行臺御史廷學亦改授福州錄事大府惜其才之隱於下秦

也辟掾幕下甫三閱月慨然嘆曰夫人之所以出而仕者亦欲少行志爾苟志不行猶望斗食以養吾親今吾親遠在數千里外而吾迺不能具甘旨爲朝夕供雖得祿奚爲哉即日白請歸以便養大府嘉之調江浙丞相府將治行閩大夫士咸歌詩以餞請予序之予時亦將北行顧惟曠歲遼隔不得過家上冢以慰問鄉里而廷學迺先吾歸日奉卮酒以壽其親于西湖六橋之間獨何得於天者厚與且予與御史交甚契故知廷學爲尤深廷學外若怯懦中實秀發善書能詩吐辭輒出人表可愛也昔漢諸曹掾有位三公者廷學得以所能上下古今得失與丞相論可否則又豈不能少伸其志以行所學乎毋徒諉曰吾歸以便養而已試以予言語御史何如

送脩敬宗序

予始至京師時東平諸公能言金進士脩君爲郡幕府有文學政事後又聞其子謙舉進士判沅州孫思善教授益都儒學皆克世其業思欲一交脩君家而不得兵興以來南北道阻自謂文物遺獻若脩氏者可復見乎至正辛丑秋福建行省左右司員外郎管君叔堅拜南行臺御史其冬有掾乘傳來迎問過予

城西寓館坐而間焉則名德字敬宗脩其姓東平其里也予駭然曰子豈金進士脩君諸孫耶敬宗始其道其先世叙歷使予數十年向慕之私一旦若行空谷而聞足音之蹙然適故都而見流風餘韻之存也敬宗由昇宣兩郡功曹江東西憲史辟今役長身魁貌善爲恭謹歎焉常自退遇不直輒奮起不顧每與御史論曰御史所執者法也法張則治法弛則亂今法弛久矣御史將執法以行權其在自治乎自治嚴則人知畏人知畏則重爲惡重爲惡則刑罰清而德化行盜賊不足平矣御史謂敬宗言然當共勉之予既辱知御史久茲又與敬宗交聞斯言也寧不重爲之慶遂書以別

送曹季脩赴建寧路儒學教授序

上饒曹君季脩將教授建安其友人清江張仲純徧求三山諸大夫士詩以爲餞且過予曰季脩昔長樵溪書院時於僕有交游之好其情懇款篤至好學善讓使人久而不能忘也今且別去先生幸辱教之庶其有所勉焉予久未有以復而曹君遂行旣而寇圍建安道阻不相聞者數月仲純每見輒以是爲請及圍解道通仲純又請予惟仲純信士季脩能得其心

若此則其人之賢可知矣我國家統一海內首崇學校以厲風化州郡咸設教授其職視前代爲益重然而典州郡者亦嘗知教授之爲重乎爲教授者亦自知所以爲重乎不知其爲重故州郡輒以屬視教授不自知其所以重故教授亦甘以上官事州郡此學校所以日壞而風化所以日墜也蓋詩書禮樂教之具也仁義道德教之本也舍詩書禮樂而專錢穀舍仁義道德而尚辭章教授其復能自重乎教授既不自知其重而州郡又安知其爲重乎况竊錢穀以苟餽餼委辭章而事佚游者哉於是勾稽出入之防愈

密奔走逢迎之禮愈謹而先王建學立師尊賢養老之初意遂奇復振矣雖然建安朱子講學之地東南鄒魯也其典郡司校者宜皆知所以爲重而無向者之患夫子猶諄諄爲季脩告者嘉仲純之請篤朋友義也

送忽都不花右丞赴京師序

江西既陷之三年爲至正庚子民吏多間道來輸誠歛省臣以聞朝議擢宗正掌判高昌忽都不花伯英若爲右丞以佐克復之任時其母夫人年已八十義不可違夫伯英以方鎮事重即日陛辭浮海南來冬

十月至軍中與平章源公定出關計明年二月次延
師鄧鄧克其已入據邵武勢方張若謂平章曰
以荆襄獯狡之衆據有險要而我欲以千百
罷弱之卒制之且弓矢甲冑靡獲饑饉悉無所具此
無異驅群羊以逐虎狼也夫江西七閩寔爲唇齒其
民逃避者散在諸郡苟江西不可復則七閩亦不能
守若并兩省而一之董之以重臣資其有以給思歸
之士庶其可濟乎平章曰右丞議是迺條具其事俾
送之江許或曰君期月之間再涉鯨海得無賢勞乎
君方慷慨談論殊無難色且曰向也以國事故不得

願吾母今也以國事入奏因得拜吾母以遂吾私又
可以贖勞辭乎予迺慨然嘆曰伯英真忠孝人哉其
於家國可謂能權其輕重者矣四牡之四章曰王事
靡盬不遑將母旣嘗爲伯英重油然之思矣其卒章
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則吾人豈不預爲伯英喜乎
三嘆之餘書以識別

送興同都事北還序

至正二十一年秋廷臣言閩海逃在南服將吏或不
能上體聖天子子惠元元之意使山野愚民冒犯鋒
鏑無以自新迺遣集賢院都事興同奉詔航海以明

年春正月朔旦至閩君旣布宣德意遂館于城西大
中寺泊然自持非其人不交燕飲不合義即卻不赴
日與布衣韋帶士論今古得失人物臧否由是閩人
爭譽君一日客稱鄭生者言向有高昌崇福奴婿予
家曾遺其大父別都魯迷失北廷都護宣命勅牒凡
五道崇福奴死久矣君高昌氏亦嘗識其人乎君惕
然起曰崇福奴於吾爲從父都護則吾曾大父也昔
所受命寔在至元間我先人求之三十年不及見今
吾幸得之於炎荒萬里之外願豈偶然哉迺請而藏
之間出以示予予惟人子之於其親也見几杖則敬
見衣服則悲見杯棬琴瑟亦莫不致其休戀愛慕之
思况龍章錫命世澤之所存哉今君之爲使也旣能
敷揚國命以無愧於職事又能盡得先世故物歸以
告之祖禰慰宗族傳之子孫非其忠孝之實感動乎
神人能至是哉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予知君
之有以世其家矣君之還閩大夫士皆歌詩以爲餞
因書之首簡以爲序君字道遠石林其別號云

送李尚書北還序

閩粵諸郡阻山岸海租入之數不當東吳一縣其民
終歲勤動僅足給食而公私所資悉倚鹽賦比年橫

兵蠶起攸攘成風大者據州縣小者雄鄉里其入于
官者蓋益鮮矣朝廷以海漕間不如數逋遣使權塩
易粟以助京餉然金革傷殘之餘急之則民困而變
生緩之則吏懈而事廢其爲使者不亦難乎自非行
信於上下而譽交于中外其克稱是選哉至正十九
年予以謫林謬膺茲任明年稍更定其法民雖稱便
亦不能無忤於貴家巨室焉其冬有旨罷分部仍以
權漕屬之行省又明年畿甸大稔始議以塩賦十之
六雜易一切供上之物於是河南李君彥聞實以戶
部尚書以來君旣至則嚴法以防奸市平估以通懋

遷遠近聞之商賈交集不數月得綾緇錦綺縵布絲
菓十數萬將以今年五月浮海還京師適予行先於
君迺過君別而爲之言曰君之材過予遠甚且君在
朝久上下信之中外譽之嘉聲令望卓然見推於一
時是宜君之倜儻磊落果於行而無所嫌畏也雖然
君之所以自任與朝廷之所以任君者又豈止是而
已哉凡官政之緩急民瘼之重輕守吏之臧否將校
之勇怯山川地勢之險易人物風俗之澆醇宜皆有
以復於君相者方今中原底定奸宄悉平立經陳紀
更新治化君其可得而辭乎

送程生北還序

戶部尚書河南李君彥聞使閩海遣其甥程允學來從予游予謂生將淬厲以爲文耶則尚書方馳騁汗湯以鳴于時將博覽以爲學耶則尚書方貫穿閱衍以揚于朝其或出此而猶欲鉤玄摘竒以求合所司幸甲乙之選則又尚書之所已能者今生之來學也亦何所見而取於予哉生默不應惟日閉門西廡下取經史諸書晝夜誦不輟間有問則超然出人意表予於是知生之得於尚書者亦已多矣居數月予與生皆有遠行求一言以爲別迺告之曰孔子之道載

之六經朱子之學著之四書其本則道德仁義其用則禮樂刑政生欲正其本以達之用無亦先明乎四書之旨以求六經之蘊乎六經旣明則學益充而文益粹豈徒決科有司以希榮一時而已雖推之經綸叅贊豈外是哉然朱子之學寔得於河南二程夫二程之遺書具在生河南人也歸而求之有餘師矣予豈復有益於生乎哉試質之尚書以爲何如

送王仲弘歸建安序

予之僑于城西香巖也七閩之士多來見見必有所挾焉或歌詩或文章或書或畫或醫卜陰陽之屬莫

不軒軒然有自得意最後王生來謁問焉則志道其名仲弘其字建安其里也獨恂恂畏謹上手低面歛然若無能者然一聞事不直輒赭容爭辯不少讓時予東軒有故書敝畫堆積几上生指頽曰是何散逸而不之理也吾爲先生裝演之可乎予謬應之生即抱置別室閉戶數日則向之故敝散逸者皆籤軸題識一新矣予因問生方績學礪行以求聞于時又何暇遊心於茲藝乎生笑曰先生知吾者乎吾聞儒者之道高明而廣大奧澁而精微旣非吾之昧昧者所能知而今之仕者率多脂韋苟祿以幸免禍而肥家吾又豈能含垢忍耻與若曹伍哉且九流百家之技去儒者之道益遠又非吾之所屑爲是以因其藝之近而衣食其備有餘則以遺飢餓疾病之遇諸塗者不使留銖錢龠粟以累吾之心也庶幾於已無甚勞而可以養吾之生於人無所求而可以從吾之志吾之所以安於茲藝而不辭者蓋不忍以彼而易此也予迺作而嘆曰仲弘其知道者耶何其善於擇術也宋清之醫利於報承福之巧賤且勞醜仲弘比哉於其歸序以別

送曾仲衍之平陽州同知序

平陽州同知曾衍奉寬卹之詔自直活浮海至三山
既事將赴官予適應召北還偕至連江之上拱而請
曰衍無似向從事江西行省承檄諭賊盱江被執械
繫數月既出倅南恩以使來閩者二年矣比浮海至
京師以功佐是州惟是多艱未知攸濟願得一言以
爲勉予以薄遽辭則其請益勤迺酌酒於道而告之
曰仕必論世也則子之先文定文肅文昭三公名於
前叅預僉憲二君繼於後以言乎學也則學士虞公
叅政危公爲之師而凡與子從游者亦莫非賢大夫
士其於聞見所得旣多宜無復有爲子告者矣且自

用兵以來豪橫蠹起據郡邑以私天子之賦稅者比
比皆是雖臨以將帥監守之重猶不少伸其志况同
知寔州佐者乎爲州佐而志不得伸則吾又何以告
子哉然聞平陽大州也其治並海而阻山其民勤生
而好義比年又得周君宗道爲之理因民心以綏其
下節軍用以供其上子誠能不易向者艱難堅苦之
搽而又施其所得於父兄師友者爲之政不矯於外
不欺於內使此心之微可以交於神明而白之上下
則雖文定之道德文肅文昭之功業皆可漸致矣又
何往而不得伸其志哉他日試持此以見危君未必

不以予言爲然也

贈醫者蔡德芳序

福建行省理問吳君間過予請曰醫者蔡德芳善療小兒出入吾門凡所治投七劑輒愈數予之錢辭益以束帛又辭強所欲則曰願得貢尚書序吾醫然不敢請也吾諾之甚久先生能爲僕遺之言乎予曰德芳知予哉予聞醫不通神不足以爲醫甚矣醫之難言也况嬰兒在襁褓中腑臟之未完脉理之未克血氣之未實口不能言遇疾病徒以意取之一或不當則失治矣故諺有之寧醫十大人無醫一小兒占之

善爲術者無過扁鵲其過秦知秦人之愛小兒則爲小兒醫然則小兒醫其始於鵲乎鵲之爲醫也可謂神矣史記載鵲遇舍客長桑君而奇之授之懷中之藥飲之上池之水自是眇病盡見五臟癥結後之醫者復有如鵲者乎鵲之書既不傳近世若俞范王徐孫崔張劉錢陳諸君所著少小蒸變宮氣玉匱金鎖寶鑑之書其爲術雖去鵲遠然又豈無獨得之妙乎德芳醫小兒往往獲奇効宜亦有得於諸君矣吳君曰吾嘗聞德芳之言夫病與藥值則惟用一物固不在記覽齊和之多也吾亦疑吾心精吾思使意運於

物之表故幸而中焉爾吁德芳言若此其果異於人哉因吳君之請遂序以遺之

送心泉上人還福州序

予旣分部畢事休居福州西門外鳳凰山之南山南多浮圖氏宮其徒好事者聞予嗜幽遠而樂閒曠也往往躡履褰裳以來相從而予亦愛其人之不規規焉爲事物之所羈束遂相與窮高極深探奇搜隱望雲鳥之往還俯淵魚之游泳或蔭樹酌泉或掃花坐石箕踞笑傲盡日迺去久之有僧稱心泉者持詩一章來謁問之則長樂儒家子姓魏氏其先本浮光人

高祖勗登宋進士第官至太常卿曾祖一翁累官知制誥心泉兄弟五人而三爲浮圖學心泉季也象山秋谷其師怡山方石其祖今以書記主僊宗之塔寺予於是取其詩而讀之音節幽遠志意閒曠超然之得若有契予心者故於諸浮圖中尤深愛之予間有作輒出片紙錄去居歲餘其勤如一日及予治任北歸心泉遠餞於連江之邑登崇山度長溪胼繭頰汗殊不以爲勞旣別復留徘徊顧瞻若不忍頃臾暫去抑何其情之厚也予再居閩幾三年凡見道路設祖帳觴豆以爲餞者非其勢相壓力相制則其情愛狎

珠齋集卷六
五
昵之私有甚不得已焉者舍是則漠然若不識矣訖
能慷慨重義氣執杯酒走數里爲別哉心泉學浮圖
者其於人初無與於休戚而情之厚迺獨異於是其
果不爲薄俗之所移乎其果墨名而儒行者乎遂書
以爲別

送元舜宗堯二師歸浙東序

至正壬寅夏予自三山被召還京師道出四明凡方
外之士以詩文名者莫不來謁而定水復禪師延慶
貫禪師相與尤勤合最後天寧慧禪師率其徒來請
銘其師汝舜田之塔適予治行不果爲明日解舟至

餘姚之廟山見二僧來前問之則汝弟子元舜宗堯
也首以塔銘爲趣予謂時方盛暑日如熾輪子何必
觸熱冒險而遠行耶秋深氣清候予文成當副所請
二師俛進曰此來必得先生文迺歸及絕海抵錢唐
皇岡之野二師亦復繼至予既寓海村卧病兼旬哀
多謝去而二師日欵門請益堅乃力疾爲之銘而書
見焉將別二師復請曰銘固幸矣先生獨無一言以
賜我乎予嘗過會稽雲門天台鴈蕩天童育王諸山
徘徊瞻眺見浮圖大刹徃徃猶多晉宋梁唐以來
志而故家巨室不數百年彫謝銷落殆無存者天於

彼此豈故有厚薄哉蓋浮圖氏立志堅重有不爲則
已爲則務於必成亦有嗣法者行同心一故能立大
功成大事雖歷盛衰萬變愈昌熾而愈無窮也予於
二師之請銘益有所感矣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六終